

史前南投陶的分布與地緣人類環境關係蠡探

簡榮聰

南投地區在漢民族尚未居住之前，爲無文字記載之先史時代，此漫長數千百年，原住民所使用的陶器，沒有理由將之排除於南投陶之外；故南投陶在臺灣歷史的源流中，宜包含原住民在先史時代與漢族入居後燒製的範疇。

在日據時期與光復之後，這段長期間，有不少學者專家曾對南投地區的遺址作考古挖掘，發現不少出土的石器與陶器，其發現地之分布相當廣泛，幾達境內各鄉鎮市。陶器的發現，不僅證明原住民生活的內涵與水準，且證明南投陶的歷史悠久和豐美。

史前南投陶分布的地區範圍爲何？又其陶器的使用與地緣、民族種類關係爲何？

本文擬從過去考古人類學者所作田野調查，作初步的整理與蠡探：

一、史前南投陶分布的範圍

西元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自從日人長野義虎探險中央山脈及玉山附近，於翌年發表「生番地探險談」，報導發現南投縣的石器爲嚆矢以來，學者鳥居龍藏、移川子之藏、森丙午、芝原次郎、甲野勇、廣江清、青木三次、杉山直明、齊藤良秀、岡野警部、古邨、馬淵東一、尾崎秀真、山田金治、吉見佐吉、河野廣道、鹿野忠雄、笹尾宗晴、官本延人、金關丈夫、國分直一、森丑之助、伊能嘉矩、

佐山融吉、古家實三、河野常吉、鈴木謹一、淺井惠倫、高山富夫、劉枝萬、劉斌雄、石璋如、芮逸夫、宋文薰、連照美、臧振華、劉益昌、洪敏麟等，陸續對南投地區的先史遺址遺物進行勘查研究，經日據時期及光復以後多年的努力，所發現的史前南投陶計有：

1. 埔里鎮大馬璘遺址（烏牛欄）——遺物有紅褐色陶、灰黑色陶。器形有罐形、鼎形、盆形、豆形、棒形把。紋飾有方格紋、條紋、繩紋、直線紋、斜線紋、平行線紋、波線紋、紅色畫紋、黑色畫紋、黑色陶錫、陶紡輪等。
2. 魚池鄉日月潭遺址——詳細地點爲Puli、石印、光華島對岸突角、Talienkoan、沙吧嘴、輪龍、向山、大邊田、碼頭至文武廟間、文武廟至竹湖間、光華島等。遺物有灰黑色粗陶、方格紋陶、灰褐色粗陶、紅褐色陶。
3. 水里鄉社子遺址——遺物有施紋陶片。
4. 集集鎮洞角遺址——遺物豐富，可分「黑陶文化」與「紅陶文化」兩大系統。
「黑陶文化」遺物有盆形器、罐形器。紋飾有圈帶紋、波浪紋、曲折紋、羽毛狀紋及陶錫。
「紅陶文化」有罐形器，無紋。
5. 集集鎮八張遺址——遺物有無紋陶片。

6. 集集鎮集集遺址——遺物有無紋陶片。
7. 集集鎮林尾遺址——遺物有無紋陶片。
8. 集集鎮田寮園遺址——遺物有紅褐色陶的無紋罐形器。
9. 集集鎮隘寮遺址——遺物有無紋陶片。
10. 竹山鎮社寮遺址——遺物有無紋陶片。
11. 竹山鎮東埔蚋(延平)遺址——遺物有無紋陶片。
12. 竹山鎮後溝坑遺址——遺物有無紋陶片。
13. 竹山鎮頂埔遺址——遺物有無紋陶片。
14. 竹山鎮埔心子遺址——遺物有紅褐色陶、紅色豆形器、小形黑色陶罐、繩蓆紋陶、黑色陶鐲。
15. 竹山鎮竹山遺址——遺物有無紋陶片。
16. 竹山鎮竹山神社遺址——遺物有陶罐、紅褐色陶、灰黑色陶。
17. 名間鄉濁水遺址——遺物有無紋陶片。
18. 南投市半山遺址——遺物有無紋陶片。
19. 草屯鎮草鞋墩(大墩)遺址——遺物有紅、褐色夾砂陶片，器表大多飾有繩紋。
20. 草屯鎮草溪路遺址——遺物有紅、褐色細繩紋陶、及方格紋陶，屬新石器時代牛罵頭文化之早期者。
21. 草屯鎮茄荖山遺址——遺物有黑、灰色夾砂陶為主，淺黃色夾砂陶次之。
22. 草屯鎮隘寮遺址——遺物有紅色夾砂陶。
23. 草屯鎮中原遺址——遺物以紅色夾砂陶、灰色夾砂陶為主、黑色夾砂陶及褐色夾砂陶次之，此外並有少量泥質陶。黑色夾砂陶上施有羽狀紋、曲折線紋、波浪紋和刺點紋等紋飾。
24. 草屯鎮三層崎遺址——遺物有黑色夾砂陶片、橙黃色夾砂陶。
25. 草屯鎮平林遺址——遺物有紅色夾砂陶片、褐色陶片、紅色泥陶、黑色夾砂陶，器表以拍印方法施加繩紋，繩紋主要施於紅色與褐色細砂陶之腹片上，方格印紋則見於褐色細砂陶。——此處的下層並出土帶有大盆坑式繩紋要素之陶片。此外，在其他地區之陶片有黑色、淺黃色夾砂陶、繩紋紅陶、夾砂素面灰黑陶。
26. 草屯鎮石灼子遺址——遺物有夾砂紅陶與黑陶。夾砂紅陶上偶見羽狀刺紋，餘為素面。
27. 國姓鄉國姓遺址——遺物有陶片。
28. 仁愛鄉馬赫坡社(Mahebo)遺址——遺物有陶罐(方格印紋、篋狀印紋)。
29. 仁愛鄉卓社大山遺址——遺物有陶片(有紋)。
30. 仁愛鄉 Atsan-daingaa 社——遺物有灰褐色陶(無紋、條紋、圈足痕)。
31. 信義鄉 Lolona 坡上——遺物有灰褐色陶(無紋)。
32. 信義鄉楠仔腳萬社遺址——遺物有陶片。
33. 信義鄉望鄉社遺址——遺物有紅褐色陶。
34. 信義鄉東埔社遺址——遺物有甕棺。
35. 信義鄉 Aripaton 遺址——遺物有淡灰褐色陶、淡棕褐色陶(方格紋)。
36. 信義鄉加走咱社遺址——遺物有陶片(有紋)。
37. 信義鄉 Qowas 遺址——遺物有陶片(有紋)。
38. 信義鄉 Lmuso 社遺址——遺物有陶片。
39. 信義鄉 Qainogo 社遺址——遺物有陶片(有紋)。

40. 信義鄉 I-Lito 社遺址——遺物有陶片。
 41. 信義鄉望鞍駐在所遺址——遺物有淡褐色陶（繩紋）
 42. 信義鄉 Uvaxo 社遺址——遺物有紅色陶。
 43. 信義鄉郡大社故址——遺物有陶片（網狀紋、方格印紋、搔刷紋）、陶罐（帶尖底、長口緣）。
 44. 信義鄉 Babahul 社至 Masitalun 社間——遺物有陶片（席紋）
 45. 信義鄉 Hinogon 社——遺物有陶片（有紋）。
 46. 信義鄉 Hinogon 駐在所——遺物有灰褐色陶（繩紋、編席紋）。
 47. 信義鄉 Telusan 社——遺物有陶片（有紋）。
 48. 信義鄉 Galnot 社——遺物有陶片（有紋）。
 49. 信義鄉丹大社——遺物有灰褐色陶（方格紋）、陶罐。
- 至於遺址垂直的分布，自海拔一〇二公尺之草屯，以至海拔二、四六四公尺之櫻峰等山地，亦皆見有遺址。日本學者宮本延人氏在對臺灣所作史前遺物調查之後嘗謂：「高山族之居住地，雖有最高達一千七八百公尺者，但甚少形成部落於二千公尺之上，蓋因其高度，勢必影響農作物之耕作，據謂超過二千公尺，則幾無所穫。此一高度，即表示作自然生活之人類居住之界限也。山地之先史時代遺物，亦大體散布於現在高山族所居住高度之界限內。」（註二）

二、史前南投陶與地緣人文關係

人類自古文化生活的條件要素，恆與水土發生關係，漁獵生活與墾植生活必須依賴水，而烹飪與清洗也須水，故自古居住地點必定選擇用水方便的區域環境，所以河川溪圳的

流域就成為人文活動的場所，而文化與歷史也就在此孳長和延續。

陶器的製作目的在於盛水貯物，以至於延生為對鬼神祖先之祭祀用具，而陶器的製作材料所需泥土亦多來自於流域之堆積泥沙，故陶器之發展與溪流域關係密切。

南投縣境內，山谷縱橫，泉水潺潺，流成小溪，小溪蜿蜒匯集，無數無量，遂匯集此多數之小溪支流而成濁水與烏溪兩大主流。由於支流的密布，造成種種地形，例如支流與支流，支流與主流交會之處，沖積成三角臺地，主流彎繞曲折之處，乃沖積成灣咀形的臺地；而諸多小溪會聚之處，又沖積成小型盆地，甚且由盆地而沖刷成一孤島。——這樣經過溪流沖積激刷而形成的種種地形，遂有山嶺、深谷、丘陵、盆地、平原，而自然寶藏豐富，乃為史前文化初期農業之良好地帶。

山嶺與峽谷，雖然交通不便，但容易利用地形而成為易守難攻、便於防禦的區域，史前人類亦有不少選擇高山與溪流峽谷懸崖之上為居住地，例如曲冰遺址，可能就是基於氣候涼爽，安全防禦的因素。又信義鄉所發現之史前陶片甚多，地緣因素相近；說明史前人類能夠製造陶器盛水烹飪，可以遠離水邊，居住於高亢安全地帶。

南投縣的丘陵，包括火炎山之一部份（為坪林、石灼子），和南投丘陵、竹山丘陵、草屯鎮的坪林遺址，有不少的陶器出土，說明靠近烏溪的史前人類利用烏溪沖積泥沙燒製陶器，而居住於較安全之丘陵地生活。而南投丘陵，濱臨貓羅溪，有名的南投燒，在牛運堀地帶，就是挖掘泥土燒造，而半山遺址的史前陶片，亦似可說明這方面的地緣關係。像

竹山丘陵、分佈在濁水溪南方，鳳凰山脈的西側，竹山鎮的甚多遺址均出土有陶片、陶器，似亦可說明史前人類利用濁水溪的沖積泥土燒陶營生的事實。

南投地區在歷史上人文之發生及發達，與河川之關係至深，由遺址的發現得知，史前人類遺址多分佈於濁水溪、烏溪及其上游一帶沿岸，可見石器時代人類曾沿河川居住。日據時期學者森丙午氏在所作南投縣境內遺址報告說：「相傳臺灣之土番，由於漢人之移住而被驅逐遷入內山，但按諸多遺址所示，實未必盡然。全臺到處，自石器時代，即有人類棲息。主要石器時代人類之分布，幾乎等於現在高山族之分布區域。……由地形加以觀察，往時石器時代人類，可能會住於眉溪沿岸。渠等渡過湖水（日月潭），長嘯於珠仔山（光華島），有時漁撈於眉溪畔之情形，可想而知（註二）。玉山附近之布農族及阿里山番，有使用石器之傳統，尤其東埔社尚記使用石器之法。此二族均保存古陶器，而用於宗教儀式。玉山附近、八通關下、濁水溪畔等處，時見數百石器散佈之地。從泰雅族居住地，亦曾發現不少遺物，甚至有有紋陶片隨伴於石器。譬如明治四十年鹿場大山探險之際，在汶水溪上游發現之陶器，與埔里社番地發現者毫無二致。但渠等並無關於石器之傳說，又不知製陶器之法，想此係先住人類所遺留者。」（註三）由森丙午氏所言，可知湖濱、溪畔之地理與古代人文之關係密切，並知布農族及阿里山番（曹族）均保存用於祭祀之古陶器。西元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日人佐山融吉亦曾報導布農族之丹番有陶匠及其製陶工程、形制（註四），可見布農族還是善於製陶的民族，而其居住地多分布在濁水溪之流域。

西元一九二五年日本學者河野廣道曾撰「關於臺灣山地古代民族的遺物」乙文（註五）敘述濁水溪的支流陳有蘭溪沿岸傾斜較緩之地，均曾發現衆多不帶釉的素燒陶片，以渠所得此批材料，大正十四年河野常吉曾撰「關於臺灣之陶器」一文（註六），足見濁水溪上游流域涵育南投陶的關聯性殊為密切。

西元一九三一年七月，日本學者鹿野忠雄氏曾發掘位於郡大溪右岸之布農族郡大社舊社址，發現陶片甚多，紋飾除網狀及方格印紋外，更出土衆多具有以堅硬器具搔成之刷紋陶片，又有屬於古代型布農陶器之帶，尖底者及長口緣部者，且於陶罐中發現小孩之骨（註七）。由此可見濁水溪支流郡大溪岸邊之宜居地，與陶器之產生，和民族之種性人文關係。

若再以南投縣濁水溪南岸社寮臺地史前遺址探討，以後溝坑遺址而言，此遺址占據社寮臺地西半部，位於頂埔遺址西端，而屬於濁水溪流流域範圍，民國四十五年學者劉枝萬等南投縣文獻會成員曾於此挖掘，除出土或拾取一批石器外，並有陶片三七件，皆為手製，顏色在紅褐色、灰褐色以至灰黑色之間。而以頂埔遺址而言，此遺址位於後溝坑遺址東端，也發現有石器及陶器。據劉枝萬氏在所撰「南投縣濁水溪南岸社寮臺地史前遺址」（註八）一文所示：「迄今所知以社寮臺地為中心，分佈於該溪南北兩岸諸遺址，計有竹山鎮之社寮、東埔蚋、埔心子、竹山、重慶寺、竹山神社、名間鄉之濁水、名間、集集鎮之隘寮、隘寮埔、田寮園、林尾、集集、八張、柴橋頭、洞角，水裡鄉之苗圃、平林、牛軋轆、龜子頭、頂崁、竹圍底、社子、水裡坑等單位」。就中下游

遺址言，史前遺址已相當稠密分佈，劉枝萬氏言及濁水溪畔諸遺址均見有同系統之文化，此一文化之分布範圍，目前雖尚未明瞭，但其互相關聯至為密切。據布農族傳說，其祖宗原住西部海岸 Loga-an 之地，而後沿濁水溪、郡大溪，移向轆大社。其路徑則以 Taulak (斗六)、Limpaho (林杞埔)、Lamongan、Daingad 之程序進行。而擬 Lamongan 於溪南之社寮或溪北之名間，且仍記其地為赭土，並茂生檳榔樹。(註九)若再就信義鄉廣布陶片遺址之發現，仍可臆測濁水溪流域陶器文化與布農族文化之關聯。

在烏溪流域方面，本文所指為泛稱包涵其源流北港溪、南港溪，西迄臺中縣烏日鄉三和村接貓羅溪之河段而言。在草屯附近，由於形成烏溪沖積扇的關係，適宜農業，所以史前人類即有居住，而由於安全關係，史前人類愈早者，多居住於河階高亢地帶，例如草屯鎮之牛屎崎、頂坎仔、隘寮、二坪仔、三層崎、坪林、雙冬、石灼子之河階地，甚且有居住在較高的臺地，如坪頂臺地，這些地點都有石器與陶片之出土遺物，證明地緣環境與人文之關係。

以平林遺址為例，遺址位於烏溪之東北岸，為一扇狀河階，遺址最早由劉斌雄發現，後來臧振華作了更深入的調查並進行試掘，由出土遺物顯示平林地區史前在不同時期曾有三群不同文化之史前人來此居住，證據顯示第四處出土遺物屬牛罵頭文化之早期者，出土陶片以紅色夾砂陶為主，褐色陶次之，紅色泥陶與黑色夾砂陶最少。器表以拍印方法施加繩紋，繩紋主要施於紅色與褐色細砂陶之腹片上，方格印紋則見於褐色細砂陶。而在第四處之下層並出土帶有大全坑式繩紋要素之陶片。而在第五處位於第二階面邊緣，出土遺物

與第四處不同，陶片以黑色、淺黃色夾砂陶為主。又第二處出土繩紋紅陶，第十一處出土夾砂素面灰黑陶。由於陶器的不同，故專家認為平林河階文化遺址具有特殊不同的文化人。(註十)

以埔里大馬璘遺址為例，烏溪的上源支流南港溪與眉溪之間切割而成的高地就是愛蘭臺地，臺地西窄東寬，大馬璘遺址就位於臺地的東側偏高部份。此種高丘似的烏牛欄臺地，不僅地勢平坦，而住在高丘亦便於瞭望及守禦。而由於埔里盆地因四周有山嶺環繞，地形周高中低，因此氣候相當優良，對於居住與農業均甚適宜(註十一)，且埔里盆地及其附近地區的自然資源相當豐富，從全新世以來臺灣雖曾有過氣溫與海面升降的變化(林朝棨一九六六：二〇)，但對處於內陸的埔里盆地影響較小，因此早期生態環境的特色，與現代相當近似，從盆地內取樣所做的孢粉分析也大致反應了這種情形。(註十二)

日據末期(西元一九三八年)淺井惠倫試掘大馬璘遺址，曾撰文報導說：「在臺灣先史考古學上，埔里盆地對臺灣印度尼西亞族之起伏消長關係至深。如眾所周知，埔里盆地在歷史時代曾經埔眉番所佔據，但亦可推斷史前必有印度尼西族居住於此，故研究埔里盆地則可進而闡明高山番與平地番之關係。」(註十三)

根據民族誌及文獻資料顯示，漢人未移居埔里盆地之前，高山族是盆地和附近山地的主要居住民。泰雅族(Atayal)分布在盆地東北方山區，布農族(Bunun)分布在東南側山區，邵族(Thao)則分布在盆地南側的魚池盆地、日月潭及頭社盆地附近，埔里盆地內則有埔番及眉番，

兩者分據盆地，以眉溪為界「埔番形成埔裏社於溪南枇杷城附近，眉番形成眉裏社於溪北牛眠山與史港坑中間之地。：埔番屬於布農族系統，眉番屬於泰雅族系統。」（劉枝萬一九五八：一九）兩者在埔里盆地內勢力大致均衡。嘉慶二十年（西元一八一五年）漢人郭百年擁衆入山燒殺劫掠，眉番傷亡慘重，抵不住漢人入壘的壓力，因此以水社番（邵族）為仲介，招致中部平原地區的平埔族入壘，藉以對抗漢人，當時平原地區的平埔族也因受了漢人的壓力，因此大舉率衆進入埔里盆地，從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起和安雅（洪雅）族（Hoanya）、貓霧揀（Babusa）、巴布拉（Papora）、巴宰海（Pazeh）、道卡斯（Takas）等五族陸續遷入的有三十餘社，構成盆地內的主要居住民。埔番則因人口懸殊，遂被平埔族壓倒，或同化或退入更偏遠的山區。愛蘭臺地上目前居住的平埔族聚落如烏牛欄、大馬璘、阿里史等，大多是當時由今日臺中縣豐原地區遷來的巴宰海族。經過日據時期、光復以後到現在平埔族人幾乎已全部漢化，聚落也與漢人混而為一。（註十四）

大馬璘遺址的面積相當廣大，最少在一萬五千平方公尺以上，在史前時期是一個長期而且定居的大型聚落。遺址遺留的遺物相當豐富，顯示此地區的文化內涵相當豐富。無釉的素燒陶器是主要的生活用具，質地以沙質和泥質的灰陶為主體，所製造的罐、鉢、盆、甕、甌等各類型的容器，是儲藏、搬運、烹煮的重要器具；在精神生活方面，細緻的陶環、石環、耳飾等裝飾品，以及陶器上精緻的彩繪、劃劃等裝飾性圖案，都表示他們對於美感的追求；而由蛇紋岩質石器的出現以及陶器上紋飾性質的相近，似可推測他們和同時期的臺

灣東部地區以及西海岸平原地區必有某種程度的往來。（註十五）因為同在南投地區的地理環境關係，由埔里盆地東邊濁水溪上游河谷調查及曲冰遺址發掘所得的資料（註十六），顯示很多要素與大馬璘遺址相近。

綜合以上來說，史前南投陶的分布廣泛而周密，說明自遠古以來南投各鄉鎮之居住有人類，範圍廣佈平地與高山，隨著濁水溪流域與烏溪流域地理環境的關係，利用當地泥土，製造生活的主要用品——陶器。

註解

註一：參考劉枝萬撰「南投縣考古誌要」、南投文獻叢刊四南投文獻委員會。

宮本延人撰「臺灣先史時代概說」（載人類學先史學講座 第十卷、昭和十四年）。

草屯鎮誌，草屯鎮誌編纂委員會，七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石璋如，南投的史前文化，南投文獻叢刊（四）一一六，南投文獻委員會。

宋文薰，臺灣的考古遺址，臺灣文獻十二（三），一一九。

臧振華，南投縣烏溪河谷史前文化的調查研究，臺大碩士論文。

宋文薰譯、鹿野忠雄著：一九五二，東南亞細亞的黑陶與紅陶，臺灣風物二（三）、二（四）。

註二：森丙午，關於臺灣之石器時代遺址（載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一八卷第二〇一號，明治三十五年。臺灣時報第一九、二〇、二一號，明治四四年）。

南中央山脈之探險（八）（載臺灣大學圖書館藏伊能嘉矩報紙剪貼本，臺灣事要第四冊）。

臺灣事要第四冊）。

註三：參考森丙午氏前撰，及劉枝萬著「南投縣考古誌要」。

註四：佐山融吉，番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大正八年）。

註五：河野廣道，關於臺灣山地古代民族之遺物（載臺灣博物館學會報第九一號，昭和二年）。

註六：河野常吉，關於臺灣之陶器（載考古學雜誌第一五卷第十號，大正十四年）。

註七：鹿野忠雄，臺灣石器時代遺物發現地名表（載史前學雜誌第一卷第五號，昭和四年）。

註八：劉枝萬氏文，見於「南投文獻叢輯」（四）南投縣文獻委員會發行。

註九：全前。

註十：參考草屯鎮誌。

註十一：石璋如、劉益昌撰，大馬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九，七十六年十二月。

註十二：參考全註十一。

黃增泉，孢粉與環境，生物與環境專題研討會講稿集，一九七四年，pp一五七—二二四。

註十三：淺井惠倫，埔里大馬璘石棺層試掘報告，南方土俗四卷四號，二二六—二二七，一九三八。

淺井惠倫，埔里大馬璘遺址之發掘，南方土俗五卷一號，pp六七—六八。

註十四：參考全註十一。

張勝彥，南投開拓史，南投縣政府發行，七十三年十月。

註十五：參考全註十一，頁一四五—一四六。

註十六：全前，頁一四八。

陳仲玉，曲冰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五十五，頁二六一—三三八。

作者簡介

簡榮聰，臺灣省南投縣人，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於民風淳樸的草屯鎮農家。自幼喜好詩詞散文，尤愛鑽研民俗文物，公餘從事農耕，對農村傳統文化體驗甚深。

簡氏熱愛文化工作，尤重臺灣歷史文化之研究、紀錄與宏揚，現任臺灣省文獻會主任委員，目前正積極推動興建臺灣歷史文化園區五大會館等二十餘項創新計畫，使臺灣歷史文化工作儘可能蓬勃開展。

作品有：「臺灣銀器藝術」上下兩冊，及「臺灣農村民俗與詩詠」、「民俗文物典藏鑑賞論」、「臺灣童帽藝術」、「臺灣傳統農村生活與文物」等專書及散文詩詞百篇。

— 臺 灣 文 獻 —